

十米

〔日〕米泽穗信 著

真相

林青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十米

〔日〕米泽穗信 著

真相



林青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7-5617 号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SHINJITSU NO 10 METORU TEMAE (How Many Miles to the Truth)

© Honobu Yonezawa 2015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yo Sogensha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., Ltd.
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米真相/(日)米泽穗信著;林青华译. —北

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460-1

I. ①十… II. ①米… 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5174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王皎娇

装帧设计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0 千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0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60-1
定 价 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十米真相 / 1

正义汉 / 65

恋累情死 / 85

青史留名之死 / 159

关于丢失小刀的回忆 / 205

走钢丝的成功例子 / 267

十

米

真

相



早雪斑驳地覆盖了日本东半部，挺难得的。早上天亮，我来到名古屋电车站。

预定搭乘八点钟的“信浓号”前往盐尻。列车时刻表因好几条交通线而混乱，但据说我们那班电车会准点发车。

按计划，我在车站跟另一人会合，但那家伙在电车进入站台时，还不见露面。我看看表，掏出手机。当手机显示对方电话号码时，身后传来喘着气的打招呼声：

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我收回手机，回头。

“幸亏还赶上了。”

跟我会合的藤泽吉成喘不过气来。他的羽绒服没拉上拉链，衬衣扣错了一个扣子。他的头发倒竖，有点儿油腻；胡须也没刮干净。眼睛通红，眼袋明显。

藤泽不停地抠着脑袋。

“啊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别在意。昨天睡晚了？”

“何止呀，几乎是通宵。”

“是吗？我还拉你出差山梨县，不好意思啦。”

发车铃声响起，我用手势示意藤泽赶紧，我们上了“信浓号”的对号入座车厢。

“好久没跟您搭档啦，我很开心。”

坐下的时候，藤泽说了这么一句。因为列车启动的轰鸣声响起，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信浓号”属中央本线下行，对号入座车厢有六成客满，乘客都是欢快的年轻人。

藤泽小心翼翼地把摄影包放上行李架。他环视车厢之后，坐下来，对我耳语道：

“乘客意外的多啊。”

“噢，照理离旺季还早。”

昨晚长野、山梨和群马的一部分，连平原地区也都积了约一厘米厚的雪。此时离冬季运动尚早，且今天并不是节假日，似乎已有性急的大学生前往滑雪场了。

两眼红红的藤泽拍拍自己脸颊振作精神，过来问道：

“我还不大明确，今天这趟差要采访什么呢？”

藤泽是新人，今年才分到我所在的《东洋新闻》大垣支局。他是作为摄影师录用的，但在《东洋新闻》，即便是摄影师也至少要做一年记者以积累经验。我多少有责任带他，但现在距他分过来已半年多，他现在手上已有自己一摊事情。虽然不必像最初那样事事带着他跑，但这次情况特殊。

藤泽说：“我听说是‘掌控未来’的事件？”

“对，”我仍脸朝前方，只转过眼睛看他，“你知道早坂真理这个人吧？”

“她是‘掌控未来’的文宣吧？人称‘超级美女’文宣，经常上电视的。”

我点头。

早坂真理担任风险企业“掌控未来”的文宣负责人，是社长早坂一太的妹妹。一太创办公司时，她还是个大學生。随着公司急速增长，她被电视台、周刊杂志当成了吉祥物。真理妩媚动人，脑瓜子转得快。她出席综艺节目时，对人笑容可掬；出席报道节目时，对评论员的刁钻提问也答得头头是道。但是，当“掌控未来”的经营状态开始恶化时，她也减少了露面，这是合乎情理的。

“掌控未来”在四天前被揭露经营上出了问题。即便在所有媒体转来转去的消息中，也没有早坂真理的身影。

“我没见过她。她实际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是个好女孩啊。很棒。”

“您这么坦率表示赞赏的，可极少有呢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有这种事。”

藤泽脸上忽现讶异之色：

“那，为什么是您跟我来跑早坂真理呢？”

我正眼看着他，他的脸红了起来。

“……不好意思……昨天一忙，就没能过一遍新闻——是我说了不着调的话吧？”

我没打算给他冷眼，让他自感羞愧；反倒是在他忙碌

一天之后，第二天就拉他出差，让我感到歉意。我摇摇头。

“不，一句话就能说明白：社长一太和妹妹真理失踪了。”

“掌控未来”是三年前创业的新公司。这家公司通过互联网联系，提供送日用品和药品上门的服务。社长一太创业时二十六岁。也许是年轻社长与为老人服务的业务相结合挺稀罕的，商业杂志很热衷报道此事，而一太则非常自信地说：信息革命，就是福祉革命。

一太抓得很准。“掌控未来”急速成长，通过大肆宣传得以在纳斯达克（创业板）上市。之后，他又开拓了新业务。他招募会员，用筹集的资金与农户或畜产户签订合同，开展将有机的农畜产品送上门的业务。这项业务并不局限于批量购买，它有投资的方面——将剩余产品出售，获利返还给会员们。

从结果上看，这项业务要了公司的命。分红按照约定发了，但有披露的文件资料表明，这些资金是靠新会员的入会费临时撑的。一般认为农畜产品生意从相当初期起，便是一旦没有资金流入就会破产的。

因为六月份和九月份分红不顺利，股价开始下跌，这

里面有对股东解释不力的原因。从十一月中旬起，连日来跌停板。进入十二月，“掌控未来”终于不能维持经营了。一太不仅被追究经营责任，部分媒体还视他为欺诈，蓄意让企业破产。

“一太和真理是大垣出身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听我这样说，藤泽似乎不以为然。这也不奇怪。“掌控未来”的失败是全国性大新闻，东京总社的社会部或经济部会有动作，无需支局记者插手。

藤泽迟疑地问道：

“您跑这件事情，支局长知道吧？”

“……应该是——默认了。”

“请等一等。”

他在狭窄的座位里扭过身子，正面朝向我。

“那么说，是这么回事——我们是去拿早坂真理的新闻，跟总社唱对台戏，对吗？”

“虽然说‘唱对台戏’有点儿夸张。”

我低下视线。

“但可能惹怒某个人吧。”

藤泽的表情略显僵硬。我还是应该一开头就说清楚的。

“我觉得是对不起你。虽然是我硬拖你出来的，但你要感觉不妥，就下一站下车吧……其实昨天要跟你说这事的，但没联系上。”

他听了，笑了一笑。

“哦，不必啦。”

“不必——？”

“您说觉得不妥就下车那事。我明白这是您‘赌一把’的话，也就好有思想准备了。我跟您走。”

“……谢谢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只不过，跑这件事，不需要摄影师吧？”

列车播音响起，马上就抵达多治见了。对号入座席的乘客没有一个人起身。

“你一起来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抵达多治见前，有必要强调一下的。我快快往下说：

“你听完做一个判断：虽然难于启齿，但早坂真理尚未找到。‘掌控未来’的子公司在平塚，我们的同行都集中在那儿，但似乎都找不到一太和真理。”

“哦……那我们为什么去甲府呢？”

“我有消息。平塚不对，至少真理不在那儿，我认为她在甲府附近。不过，还不是确切的消息……这个问题，让我再想想。”

藤泽嘟起双唇不满地说：

“太刀洗女士，我好歹也是跑新闻的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对于白跑一趟，我有思想准备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我感觉到嘴角松弛下来了。我想多了，似乎认为对方是新手。

“对不起，我说了失礼的话。”

车窗外是市区，列车减速了，进入一个大得令人意外的车站。数十秒钟的停车时间里，没有人离开座位，也没有人上车。从这里往前，铁路线将沿着东山道进入山里。

我正观赏缓缓呈现的景色，藤泽来问道：

“还有一点，希望您告诉我。”

“什么呢？”

“您为什么这么想采访早坂真理？”

家家户户的屋顶和田野上，昨天的雪只有一点点尚未融化。

他是说，你作为一个公司职员，为什么甘愿走险路、过危桥呢？我仍旧脸朝车窗外，说道：

“之前，我采访过回乡时的早坂真理。对当时愉快的气氛、她思维的敏捷、并不强加于人的态度印象深刻。当时，我还访问了她的同学和老师，他们都喜欢早坂真理。自从有消息传‘掌控未来’涉嫌诈骗之后，他们还打电话到支局来，说那女孩不会搞诈骗的，也许他们——尽管一太和真理都生意失败了，但他们并不是坏人……在我们支局负责的区域，早坂兄妹的消息有极大的关心度。既然如此，来一次采访也是顺理成章的吧。”

“噢……是吧。”

藤泽嘴里挤出来几个字回应，他又舒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……那，您获得的消息，有什么内容呢？”

特快列车“信浓号”向东奔驰的速度，对于习惯了新干线的人来说，实在是太慢了。时间充分得很。

二

早坂一太和真理兄妹之下，还有个妹妹弓美。弓美今

年二十三岁，大学毕业。她与“掌控未来”的事情没有关系，在名古屋市内的阿帕莱服装公司工作。

我采访真理时，弓美也在父母家，所以我们也交换了名片。昨天下午，我一听说一太和真理下落不明，立即联系了弓美，问她是否知道二人下落。弓美正在上班，说话不大方便，但她并不见外，在说明自己一无所知之后，补充道：

“没事的，哥哥和姐姐从小就爱玩失踪，不必费心寻找，他们稍后就会若无其事地回来。”

但是，数小时之后——晚上过了九点，这回是弓美打来了电话。她挺困惑地说道：

“姐姐来电话了。噢……如果不是太打扰的话，您现在过来一下好吗？”

弓美住在名古屋市的金山。我看看手表，约好一个半小时之后见。

弓美所住的公寓楼是一座五层楼房，距离金山电车站步行七分钟。大楼大门是自动控制的，还有机械式的停车场。弓美住在最高一层，不知间隔如何，但起居室足有十二张席子大小。弓美端来红茶，放在玻璃桌面上，散发

着挺浓烈的香

“情况如何？”我催促道，弓美这才带着歉意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么晚把您叫来。”

“接近九点钟时，姐姐来电话了，她好像醉得不轻。我问她是在哪里，她好像没听进去，还没说完就挂断了电话……我想还是找找她比较好吧，可报警寻找的话，即便找到了，也可能被警方带走。因为姐姐的情况还没对人说，所以也不方便跟朋友或者公司的人商量，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”

“掌控未来”经营失败，且不说真理，一太要被迫追究某些方面的法律责任，恐怕是免不了的。但这跟报了警就要被带走是两码事。不至于因为报警寻人，这人就要被逮捕吧。尽管如此，我也能理解弓美犹疑不定的心情。

“我明白了。只要我能办到的，就让我来吧。你详细告诉我，电话里说了什么？”

弓美把一个录音机放在玻璃桌面上。

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手头，打算她随时来电话都可以。开头部分没录上，后面的应该听得出来。”

我又问了几句，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，但弓美原本就